

鲁迅译文选集

短篇小说卷



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译文选集/鲁迅译. —2版.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4. 1
ISBN 978-7-5426-4331-5

I. ①鲁… II. ①鲁… III. ①鲁迅(1881~1936)—译文—文集 IV. ①I21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8177 号

鲁迅译文选集

译者 / 鲁 迅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徐 徐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650 千字

印 张 / 47

书 号 / ISBN 978-7-5426-4331-5/I·747

定 价 / 86.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目 录

域外小说集	1
序言	3
略例	4
漫	〔俄国〕安特来夫 5
默	〔俄国〕安特来夫 12
四日	〔俄国〕迦尔洵 20
杂识	30
现代小说译丛	31
黯澹的烟霭里	〔俄国〕安特来夫 33
书籍	〔俄国〕安特来夫 48
连翘	〔俄国〕契里珂夫 53
省会	〔俄国〕契里珂夫 57
幸福	〔俄国〕阿尔志跋绥夫 70
医生	〔俄国〕阿尔志跋绥夫 77
战争中的威尔珂 一件实事	〔勃尔格利亚〕跋佐夫 95
疯姑娘	〔芬兰〕明那·亢德 107
父亲在亚美利加	〔芬兰〕亚勒吉阿 117

现代日本小说集 121

挂幅	夏目漱石	123
克莱喀先生	夏目漱石	125
游戏	森欧外	131
沉默之塔	森欧外	143
与幼小者	有岛武郎	151
阿末的死	有岛武郎	162
峡谷的夜	江口涣	182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	菊池宽	197
复仇的话	菊池宽	205
鼻子	芥川龙之介	214
罗生门	芥川龙之介	220
附录		226

短篇小说译补 231

捕狮	〔法国〕腓立普	233
食人人种的话	〔法国〕腓立普	238
一篇很短的传奇	〔俄国〕迦尔洵	243
贵家妇女	〔苏联〕淑雪兼珂	250
波兰姑娘	〔苏联〕淑雪兼珂	255
农夫	〔苏联〕雅各武莱夫	268
恶魔	〔苏联〕高尔基	281
鼻子	〔俄国〕果戈理	290
饥谨	〔俄国〕萨尔蒂珂夫	314
恋歌	〔罗马尼亚〕索陀威奴	329
村妇	〔保加利亚〕伐佐夫	348

域外小说集

序 言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涖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

己酉正月十五日。

略 例

· 集中所录，以近世小品为多，后当渐及十九世纪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则以次及南欧暨泰东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实。

· 装订均从新式，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故虽翻阅数次绝无污染。前后篇首尾，各不相衔，他日能视其邦国古今之别，类聚成书。且纸之四周，皆极广博，故订定时亦不病隘陋。

· 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者，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移徙具足耳。地名无他奥谊。人名则德，法，意，英，美诸国，大氏二言，首名次氏。俄三言，首本名，次父名加子谊，次氏。二人相呼，多举上二名，曰某之子某，而不举其氏。匈牙利独先氏后名，大同华土；第近时效法他国，间亦逆施。

· ！表大声，？表问难，近已习见，不俟诠释。此他有虚线以表语不尽，或语中辍。有直线以表略停顿，或在句之上下，则为用同于括弧。如“名门之儿僮——年十四五耳——亦至”者，犹云名门之儿僮亦至；而儿僮之年，乃十四五也。

· 文中典故，间以括弧注其下。此他不关鸿旨者，则与著者小传及未译原文等，并录卷末杂识中。读时幸检视之。

漫

[俄国] 安特来夫

一

吾曰，“汝漫耳！吾知汝漫。”

曰，“汝何事狂呼，必使人闻之耶？”

此亦漫也。吾固未狂呼，特作低语，低极聳聳然，执其手，而此含毒之字曰漫者，乃尚鸣如短蛇。

女复次曰，“吾爱君，汝宜信我。此言未足信汝耶？”遂吻我。顾吾欲牵之就抱，则又逝矣。其逝出薄暗回廊间，有盛宴将已，吾亦从之行。是地何地，吾又安知者。惟以女祈吾莅止，则遂来，观彼舞偶如何婆娑至终夜。众不顾我，亦弗交言，吾离其群，独载然坐室隅，与乐工次。巨角之口，正当吾坐，自是中发滞声，而每二分时，辄有作野笑者曰，呵——呵——呵！

白云馥郁，时复近我，则彼人也。吾不知胡以能辟除众目，来贡媚于吾一人。顾一刹那间，乃觉其肩与吾倚。一刹那间，吾下其目，乃见颈色皎洁，露素衣华缝中。上其目，乃见辅颊，其白如象齿，发亦盛制。计惟天神，屈膝幽垅之上，为见忘于世之人悲者，始有之也。吾又视其目，则美大而靖，憬于流光，目睛蔚蓝，抱黑

瞳子。方吾相度时，其为黑常尔，为深邃不可彻常尔。特能视者又止一时，恐且不逾吾心一跃。惟所感至悠之久，至大之力，皆不前经。吾为之恟栗痛苦，似全生命自化微光，见摄于眸子，以至丧我，——空虚无力，几死矣。而彼人复去，运吾生俱行。偕一伟美傲岸者舞，吾因得审谛其纤微，凡履之形，膊之广，以至卷发回旋同一之状皆悉。时是人忽目我，初不经意，而几迫吾入于壁。吾受目，亦自平坦无有，若室壁也。

众渐灭火，吾始进就之曰，“时至矣，请导君归。”女愕然曰，“第吾偕斯人往耳。”随指一高华美丽，目不瞬及吾辈者相示。次入虚室，乃复吻我。吾低语曰，“汝谩耳。”而女对曰，“今日尚当相见，君其访我矣。”

及吾就归路时，碧色霜晨，已见屋山之背，而全衢止二生物，其一御者，一我也。御者坐而沉思，首前屈，吾坐其后，亦垂首至匈。御者自有其思，吾亦自有，而吾辈所过长衢垣后，睡者百千，又莫不自具所思，自见所梦。吾方思彼人，思彼人谩，复思吾死，时则若崇垣之浴曙色者，实已前见吾死，故其森然鹄立有如此也。吾殊不识御者何思，亦不识睡垣阴者何梦，而吾何思何梦，人亦弗能知。时经大道，既长且直，晨光登于屋脊，万物未动，其色皓然，有冷云馥郁，忽来近我，接耳则闻笑作滞声曰，呵——呵——呵！

二

彼人竟弗至，吾期虚矣，暮色降自旻天，而吾殊弗知如何自昏入夕，夕复入夜，一切特如一遥夜，思之栗然。吾惟运期人之步，反复往来，第又不敢近吾欢所居，仅往来相对地而止。每当面进，目必注琉璃小窗，退则又延佇反顾者屡。雪华如针，因刺吾面，而针复铍冷且长，深入心曲，以愆期之嗔患苦恼，来伤吾心。寒风起于白朔，径趣玄南，拂负冰屋山，则挟雪沙俱下，乱打人首；复扑路次

虚镫，镫方有黄焰茺茺，负寒而伏。伤哉焰也！黎明而死耳。以是则得吾怜，念彼乃必以孤生留此道上，况吾亦且去矣。居孤虚凜冽中，焰颤未已，而雪华互逐，正满天下也。

吾待彼矣，而彼乃弗至，时思孤焰与我，殆有甚仿佛者，独吾镫未虚已耳。前此往来大道，已见行人。往往窃起吾后，渐过吾前，状巨且黯，次忽没入白色大宅之隅，旋灭如影。而隅次行人复见，益益密迩，终又入缁色寒空而隐。人悉重裹，弗辨其形，且寂然，甚与吾肖。意往来者十余人，盖无不类我矣。皆有待，皆寒冻，皆寂然，又方深思，悲哀而闷。

吾待彼矣，而彼乃弗至！

吾不知陷苦恼中，胡为不泣且呼也！

吾不知胡以时复大乐，破颜而笑，指则拳曲如鹰爪，中执一小者，毒者，鸣者，——厥状如蛇，——漫也。漫蜿蜒夺手出，进啗吾心，以此啗之毒，而吾首遂眩。嗟夫，一切漫耳！——

既往方在，方在将来之界域泯矣。时劫之识，如吾未生，与吾生方始，其在我同然，无不似吾常生，或未生，或常生既者。——盖吾未生与吾生方始时，彼实已君我。而思之尤殊异者，乃以彼为有名与质，有始与终。然不也，彼安有名，彼特常漫，彼特常令人待而弗至耳。吾不知吾何忽破颜而笑，时雪镞方刺吾心，接耳则有笑作滞声者，曰，呵——呵——呵！

逮吾张目，乃见巨室明窗出青赤舌作微语曰，“汝见诳矣。当汝孤行期待惆怅时中，彼方在是，妖冶漫谄，与伟美丈夫之侮汝者语。使汝能疾入杀之，则甚善，缘汝所杀，特漫而已。”吾力握匕首，莞尔答曰，“诺，誓杀之。”而窗愀然目我，又愀然言曰，“汝弗能杀，盖汝手中匕首，漫亦犹彼吻也。”时吾影已失，独小黄焰尚战栗于冽寒断望中，与吾并留道上。寺钟忽动，声泣且颤。雪华方狂踊，则排之直度皓气。吾计其数，乃哑然，钟凡十五击，盖萧寺已古，钟亦如之，其指时虽诚，击乃恒妄，每迫守伺者疾登，急掣其痉挛之槌止之。嗟此耆艾战栗悲凉之音，自且制于严霜，抑又为谁漫者？如

是徒漫，不甚愚且惨耶！

末击已，宅门随辟，有华美者降阶，吾仅见其背，顾立识之，此骄蹇之状，昨已视之审矣。吾又识其步，视昨益轻，且有胜态。因念昔者自出此门，步亦常尔，盖凡有男子，使方自善漫女子之唇，得其欬唆，则步之为状皆然矣。

三

吾切齿迫之曰，“语我诚！”而面目依然如冰雪，惊扬其眉，顾盼亦复幽閤不可彻，曰，“吾尝漫耶？”彼知吾不能示之漫，则仅以一言，——以一新漫，——摧吾覃思弘构，俾无孑遗。吾固期之，彼亦终尔。其外满敷诚色，而内乃暗然，曰，“吾爱君，——吾悉属汝，非耶？”

吾居遥在市外，大野被雪，进瞰幽窗，环野皆黢黯，此外亦惟黢黯屹立，茂密无声。野乃自发清光，如死人面目之在深夜。——巨室盛热，一烛方然，其红焰中，死野又投以碧采。吾曰，“求诚良苦，苟知此，吾其死矣。顾亦何伤，死良胜于罔识。今在汝拥抱欬唆中，独觉漫存，……吾且见诸汝眸子，……幸语我诚，则吾亦从此别矣。”顾彼默然，目眈眈直贯吾心，斯裂吾神魂，第以探奇之心视我。吾乃呼曰，“答之，不者杀汝。”曰，“趣杀我，吾生亦太久矣。特汝以迫拶求诚，误亦甚哉。”吾闻言长跽，握其手，泣祈相感，——并以求诚，彼则加手吾顶曰，“可怜哉！”吾曰，“幸柔汝心，吾但欲知诚耳。”遂视其额，思此薄壁之后，诚乃攸居，因不觉作异念，顿欲披其头颅，俾得见诚于此。而跃然隐匈次者，心房也，——又安得以此爪裂其匈，俾一观人心何状。时红焰突发悲光，下然及跋，四壁渐入暗中，寂漠悲凉，怖人欲绝。

女低语曰，“可怜哉！”

黄焰忽转作青赤光，一闪而灭，全室黯然。吾已不见彼人颜色，特觉有纤手触肤，遂亦并忘其漫。吾阖目，去想离生，只觉其

手，而手乃诚甚。在幽靖中，独闻私语怅然曰，“君拥我，吾甚怖也。”——次复幽靖，次私语怅然又继之，——曰，“君求诚耶？顾我岂知诚者？吾岂自不欲知诚耶？幸护我，吾甚怖也。”逮吾张目，而微黯已苍皇离眾，渐集垣上，继乃自匿于屋角。有巨物作死色，临窗来窥，似死人二目，冷如坚冰，来相踪迹。吾辈乃战栗互抱，女则低语曰，“吁，吾甚怖也。”

四

吾杀彼矣。吾既杀彼，且目击其僵死，当窗横陈，白野外曜，则加足尸上，笑屑屑然。

咄，此笑岂狂人耶！吾所为笑，以匈臆朗然，呼吸顿适，且中心闳彻，蛊之啖吾心者亦坠耳。吾乃屈身临彼人之上，观其目，此巨而憬于流光者，时已洞辟，既大且浊，状如蜡人，吾能以指开阖之，绝不生怖。盖此幽黑瞳子中，已无复药叉，司漫施疑忌，且啜吾血者寓之矣。比人牵我行，吾复失笑，众遂恟惧，多毕瑟退去，或则先来相吓，顾其目一与吾目大欢喜光遇，辄又变色止立，足若丁于大地者。

曰，“狂人也！”吾知众作是言，盖自谓已解幽隐之半，而一人独不然。其人肥壮和易，颊如渥丹，乃以他辞目我。顾此辞也，则沉我九渊，目亦弗睹光曜矣。曰，“此可怜人也！”言时至有情，不为恶谑，盖吾已前言之，是人固肥壮和易者耳。

曰，“此可怜人也！”

吾呼曰，“否否，汝不当以是名我！”吾不知胡为狂呼，则自缘不欲令斯人怅恨耳。而众鰕生之谓吾狂者，乃又大怖而叫，吾视之啐然。

迨众牵吾出陈尸之室，吾即迹得此肥壮和易人，断断作大声曰，“吾实福人！唯唯，福人也！”

而此诚甚……

五

吾幼尝见豹动物苑中，致碍构思之力，且梗塞吾思久久。此豹甚异他兽，状不惘然，或怒目睨观者，特往来两隅间，由此涉彼，行迹反复相同，合于算术。胁黄金色，每行必触槛栏之一，不及他栏，其首下锐，颓俯而行，目不旁睐。槛前聚观者，或谈或笑，而豹往来自如，视众人蔑尔。众对此阴沉不可救之生象，哂者二三，其大半状乃甚虔，色甚闳，喟然径行，次复反顾而叹，若已悟世所谓自由人，阴实有类于柙兽者。迨吾长而读书，且闻人言无穷之事，则陡念此豹，似无穷暨其苦恼，吾已蚤识之矣。

而今者已亦往来石柙中，弗殊此豹矣。吾行且思，……行两隅间，由此涉彼，思路至促，所思亦苦不能申，似大千世界，已仔吾肩，而世界又止成于一字，是字伟大惨苦，漫其音也。时则匍匐出四隅，蜿蜒绕我魂魄，顾鳞甲灿烂，已为巴蛇。巴蛇啮我，又纠结如铁环，吾大痛而呼，则出吾口者，乃复与蛇鸣酷肖，似吾营卫中已满蛇血矣。曰“漫耳。”

吾行且思，足次缁色之地，俄乃化为深渊，其底不可极，吾足若蹈虚，身亦越烟雾昏冥，出于天外。旬作一息；则深处徐起反响，闻之栗然。响既徐且嘶，似本历劫相传，而每一刹那，辄留其力少许于烟雾质点中者。吾知其物固如迅风，能拔大木，顾入吾耳，乃不过一低语，曰“漫耳。”

低语怒我，顿足叱之曰，“诎复有漫，吾杀之矣。”言已疾退，冀答不入吾耳，而答仍徐出深渊中，曰“漫耳。”

嗟夫，吾误矣！吾杀女子，而使漫乃弗死。吁，使未以祈求讯鞫，黏诚火于汝心，则慎毋杀女子矣！吾往来柙之两隅，由此涉彼，反复思且行。

六

彼人之判分诚漫也，幽暗而怖人，然吾亦将从之，得诸天魔坐前，长跪哀之曰，“幸语我诚也！”

嗟夫，惟是亦漫，其地独幽暗耳。劫波与无穷之空虚，欠申于斯，而诚不在此，诚无所在也。顾漫乃永存，漫实不死。大气阿屯，无不含漫。当吾一吸，则鸣而疾入，斯裂吾匈。嗟乎，特人耳，而欲求诚，抑何愚矣！伤哉！

援我！咄，援我来！

默

[俄国] 安特来夫

一

五月之夜，仓庚和鸣枝上，月光皎然，牧师伊革那支时则居治事之室。其妇趋进，色至惨苦，持小鐙，手腕战动，比近其夫，乃引手触肩际，呜咽言曰，“阿父，盍往视威洛吉伽矣！”

伊革那支不顾，惟张目上越目镜，疾视久之。妇断望，退坐于榻，徐曰，“汝二人……忍哉！”其语至末辞，声乃甚异，颜色亦益凄苦，似以表父女忍心何似者。牧师微笑，渐起阖书，去目镜，收之匣内，入思颇深，黑髯丰厚，星星如杂银丝，垂钩次作波状，应息而动。已忽曰，“诺，然则行矣。”其妇亦疾起，惴惴语曰，“汝盖知彼何如者，阿父，汝幸勿酷也。”

威罗楼居。木阶至不宽博，曲为弓形，且受伊革那支足音，声作厉响。伊革那支体本修伟，因必屡俯以避抵，而阿尔迦·斯提斑诺夫那素衣拂其面，则辄复颦蹙，色至不平，盖已知今日之来，将不获善果如前此矣。

威罗袒其臂，引一手复目，一则陈素衾之上，漫问曰，“何也？”神气萧索，状亦漠然。母呼之曰，“威洛吉伽，……”顾忽鸣

咽而止。父则曰，“威罗，”言次力柔其声曰，“告汝父母，汝今何如矣？”

威罗默然。

父复曰，“威罗，今其语我，诂尔母及我，尚弗足见信于汝耶？汝试念之，孰则亲过我二人者？抑乃以爱汝未挚耶？汝其信我年齿阅历，直陈毋隐，……则忧思将立平。盍视尔母，其困顿亦已甚矣。”时母呼曰，“威洛吉伽，……”而伊革那支仍曰，“而我……”时声微战，似有物突然欲出者，曰，“而我岂亦能堪者。汝有殷忧，顾殷忧何事，则乃父不之知，此当乎？”

威罗默然。

伊革那支轻拂其髻，用意至密，似恐不意中为指所乱者。既乃曰，“汝逆吾意，自诣圣彼得堡，乃怨吾譴责太甚耶？汝不顺之子，或者以不畀汝多金，抑缘吾不喜汝，遂怅怅耶？汝胡乃默然者？吾知之矣，以汝圣彼得堡，……”伊革那支神思中，时仿佛见一博大不祥之市，飞灾生客，充实其间，而威罗又以是获疾，以是绝声，则立萌憎念，且又烈怒其女，盖以女终日湛默，而其默又至坚定也。

威罗恚曰，“彼得堡何干我者。”已乃阖其目曰，“不如睡耳，此何干我者，时晏矣。”母啜泣曰，“威洛吉伽毋置我，……”威罗似不能忍，叹曰，“嗟夫，母氏！”伊革那支就坐，微笑曰，“汝终无言耶？”威罗略举其身以自理，曰，“父，父盖知我尝挚爱父母，顾今兹已矣，不如归睡耳！……吾亦且睡，逮明晨或至后日，会当有时言之。”

牧师蹶起，撞几几触于壁，掣妇手曰，“去之！”妇尚延伫，曰，“威洛吉伽！”伊革那支遮之曰，“去之，诏汝！彼忘明神，吾侪其能救耶。”遂力牵之出，妇故迟其步，低语曰，“汝耳！父师，凡事悉起于汝，汝当自结此公案耳。嗟我苦人！”言已泪下，目几无见，临梯屡蹶，如临深渊。

次日，伊革那支即不理其女，而女亦若弗知，时或独瞑，时或漫步，俱如往日，惟时必须取帨拭其目，似是中满以尘埃者。其母性本